



十九  
夫

孟  
三

服部文庫  
117  
257  
3





117  
257  
3

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一  
八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  
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  
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  
也六律截竹為管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  
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



仁心性仁也  
雖然行復  
道

但有善心  
而不行之

應鍾為陰也。五音官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食蔬。素宗廟以麋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係。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遺。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為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為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為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備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音須律而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訕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降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也。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甚得保紂  
不見何山  
各之得溢之也

仁安不仁危

舜之事堯  
效之至也  
之治民也  
盡也

此章其



百世傳之  
孝子慈孫  
何能改也  
以前代善  
惡功相鏡

改也

幽。暗。厲。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  
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  
之禍必至於此  
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  
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  
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  
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

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

不保四體。

言必  
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  
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  
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  
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  
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已仁獨未至  
邪。已智猶未  
足。邪。已敬得  
未恭邪。



本正則立  
本傾則墜

孟子言

易而不難也  
但不得罪於  
卿大夫之家  
也以其御大  
夫之家也  
其恨大夫之  
家以上則近  
君所待以輔  
國以道則近  
民而民待以禮  
故君子不得罪於大夫則可以行天下矣

有道象為  
役首象為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

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

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也。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興疾討賊承宗歛手則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時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

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

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伐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入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取受命。焉是猶弟

子而取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息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耻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取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

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

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敷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鬯。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



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土之膚犬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弟難為兄。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柔柔之篇，遊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喪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

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

取之者

太甲曰夫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

失其民心則天下畔之

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莫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

徒音奏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平此也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

鷓音去聲毆與驅同獺音闊爵與雀同

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鷓諸延及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長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

政之則歸其所



一本之例也

以三年時不  
藏斗室七年  
欲求之何  
可得乎

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

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  
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

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  
不然則病已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  
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

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

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  
害也

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  
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  
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  
曰人苟以善自完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  
靡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  
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  
之橫行無不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  
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







子由適父二  
公作笑子將也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聲去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  
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  
發政必先蠲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  
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  
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為往

焉於度反二老者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  
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  
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  
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

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  
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

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  
氏之管仲宰家臣賦猶

取也取民之粟借於他且也小子弟  
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

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

入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

和也水字







乃經而善也

不接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

溺接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接音爰厚于姓。與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接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律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接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接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接之以道嫂溺接之以手予欲手接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被溺可手接也今予欲救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接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接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

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愛則傷義

孟子曰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神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也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





莫大焉

責善明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

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

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

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

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

曾子盡志孝所也

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

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

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

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而巳曾子則能承順父母

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

曾子志孝所也



時時少兵  
位不足過  
責也政教  
不足復此  
說  
故不以下  
趙本有  
逆之字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此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學為有餘哉。趙注：向上有與子。適，音調。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譴，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宣，專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

如尾生信  
如不占死

全所患  
於不知已  
有可師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致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速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



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  
入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手  
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

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  
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

曰克有罪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  
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

勞日得教  
日之向  
勞者本至而  
今乃來我出  
此言亦宜也

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  
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

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

啜也舖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  
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  
禮有不孝  
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  
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

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  
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  
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  
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

自正子本字  
聖人之道而  
隨從貴無所  
正正言不憂  
子但呻吟也



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之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至也。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至也。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

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

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

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

泉生其中矣

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

悅而歸已，猶州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

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

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



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願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此。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終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

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山。下周。舊邑。道。岐。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



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  
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  
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

日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  
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

漆洧乘去聲。漆音臻。洧榮莖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

乘之車載  
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  
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當時修橋梁

病涉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  
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

十一月夏十月也。夏令日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  
民力。又時將寒海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為得人人而

濟之辟與闢同。馬於度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

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  
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  
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孟子卷三



士芥草芥也  
口内三丑

既曰舊君所  
去之國君也

若有他故  
如華元階

先王其所到  
之國言其舊君

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  
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  
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宜主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於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  
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  
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  
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士芥則踐踏之而已矣  
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五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  
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

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  
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  
用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卑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  
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  
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  
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鞮也○潘典制  
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  
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揚氏曰君臣  
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

極惡而困之



若者一國所  
瞻仰以法  
故必從之  
若禮而非禮  
若義而非義

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失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

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

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

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速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喪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之。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疏曰。謂人有  
好善人之不  
善者必有  
其心難及之  
矣。知距門踰  
堦。

疏曰。  
言人之有不為  
非義之事。其  
後可以自為。



大人曰君國  
君親民為如  
赤子不失其  
民心之理也  
物夫子曰大人  
智大矣哉

已。猶大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未  
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

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  
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  
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  
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  
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

死可以當大事。養生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  
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

孝子之事親。食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  
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

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

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  
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  
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  
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  
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  
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  
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  
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  
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  
慮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

欲深造以  
之知道意  
欲使自得其原  
本如性自有  
之然

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  
慮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



廣字悉其微  
言而說之者將  
以約說其要  
意不其知則  
不能要言之  
也是以約也  
道是還及於  
樸說之美者也  
以善服人之  
道治世得以  
威力服人者  
也  
善之以仁恩

私已而已。終不  
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闡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

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夫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

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

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

不祥不善

子在川上之去意超曰徐子除辟也承水上有之字

周七八月是五六月



幾希無  
故也  
衆民去義  
君子存義

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  
恥之

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各譽也情實也耻者耻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躓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各雖為人而實

仁義生於內由  
其中而行非強  
以行仁義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也

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羞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狄作酒禹飲而其之日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正之道







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實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時高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揚氏曰。四

大德大風流。後世自高祖至五世孫。善惡之氣斷。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

我私善之於人。蓋恨不得學於大聖人也。

孫疏。凡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與傷廉。於為廉。可以無取。而乃取之。是為傷言於廉也。



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兼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

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

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

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於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

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

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

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

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

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

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

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

也

也罪羿不擇人



言人當自治  
以仁義乃為  
善

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康公必不害已小人康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今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孺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殺之賊蒙乃逆億康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

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目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疏公夫天下  
之人有言其  
性也者非性  
之謂也則事  
而已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謂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  
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

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

禹之用智固  
之性因地宜  
引之就下  
其也也也



智亦大矣

惡為。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

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

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

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

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泄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位之



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有師之位矣。孟子有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

君子及自思省而已。仁禮不至也。

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

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

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

下放此。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

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

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孫氏身既力  
法於天下可  
之於後世以  
為人所取則  
而我猶尚未  
多為仰信之  
人也

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  
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  
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  
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  
賢之。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

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樂音洽。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

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

也。由與猶同。爾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成而應。各盡其道。

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位。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

當於世安也  
是者不向竹  
世窮而樂道  
者也

顏子顏



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其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

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

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

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

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

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

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

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

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

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相責

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

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執持此岸  
●之為以力  
得罪於父而  
不若是以自  
責罰

曾子欲去  
我其守人  
曰

勸使避寇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  
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  
為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  
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并反  
之理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  
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  
之心矣揚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表其志而  
絕之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  
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  
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及左  
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  
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  
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  
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

邑名蓋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太  
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  
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  
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負  
不與  
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孟子卷三

三十四



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之意所以不去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

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

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遷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想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依即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一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

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

○儲古竟反儲子齊人也○問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

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

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

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

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

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

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

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

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

賤也

賤也

賤也



今求富貴者  
皆以枉曲之道  
昏夜無妄而  
求之以歸於  
白日此良人  
為妻妾所羞  
而泣傷也

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妻訕其良  
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  
施從外來騎其妻妾

子白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願者富貴人也施邪  
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養家也願望也訕怨詈也施施  
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  
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  
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  
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  
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九九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  
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  
耕歷山時也仁覆  
閱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  
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  
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  
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

言有法苟不  
為



夫公明高以  
為孝子不得  
意父母自當  
得悲豈可  
忍然多憂  
哉  
獨何罪哉

音須也

為不受於父  
母其為憂愁  
若困窮之人  
無所歸也

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  
心為不若是怒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  
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音扶。愁。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呼。父。母。而。泣。也。愁。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  
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

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一。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德。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  
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  
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  
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  
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  
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  
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  
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  
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  
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  
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  
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父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  
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  
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象人之所欲  
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  
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

支々之詞之  
對心法  
支々讀  
ウラム

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  
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  
母是以不告也  
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  
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讐怨於父母也  
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  
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讐怨於父母也

如今之官府治  
民之私者亦多



趙曰都於也  
五則微之  
雷澤年所居  
十  
成故  
知君位都於  
且後入通

仁人受其弟  
憂喜隨之  
方言思君故  
以順辭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蓋曰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贊賤與象共下

土實井舜從匿空申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二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于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弼弼子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懼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



唐  
國  
語  
の  
声

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圍為少則洋洋  
為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  
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  
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  
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為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困而未紆之貌洋洋則稍從  
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  
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為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  
之所無象以愛凡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  
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  
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仁人於弟不同  
善惡親愛之  
而已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  
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  
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  
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  
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  
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  
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  
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孟子卷三



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土官名。離堯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各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

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可以公義廢私恩亦不可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成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

接葉

亦平



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歲丘蒙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也

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詩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若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卑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

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

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替聾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怠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祇載見替聾夔夔齊栗替聾亦允

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負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替聾往而見之敬謹如此替聾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替聾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

愛曰長我考  
思之所思  
思之所思  
思之所思  
思之所思  
思之所思  
思之所思  
思之所思  
思之所思  
思之所思



當于天之意  
言之非天命  
者天亦不能  
違天命也  
曰咨爾舜天  
之曆數在爾  
躬  
但以其人之所  
行善惡又以  
親從而示天  
下也

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及萬章問也諄諄諄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舉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

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太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ト及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

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



非人為也天與之也

謳歌舜德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治去聲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  
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  
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  
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  
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  
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

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  
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  
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

仲尼無天  
子之世焉



益值啓之賢  
伊尹值太甲  
改過周公值  
成王有德

疏曰遂治  
身於桐室  
桐是居從  
義

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  
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  
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  
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

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

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

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  
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  
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一年仲壬立四  
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

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  
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  
在艾治也論文云艾草也蓋  
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

於殷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  
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  
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  
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

有諸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  
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謂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寓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囀囀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

幣帛

以樂堯舜之道哉

尊五高反又戶驕反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覺之人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大要當同場  
但殊淺耳

牧官深宮  
朕也謂  
湯也始也  
毫殷都也言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道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毫。**

伊訓。商書。

五

百九



意欲誅伊尹  
造作可攻討之  
罪者從牧宮  
緣起自取之

因子路欲為  
孔子主  
不以正道故  
不納之而歸  
於命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也癰疽湯醫也侍人論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

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音如字又音變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辛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至於辭遜故進以禮義至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魍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魍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

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

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于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百

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魏晉國名垂棘之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非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

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

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

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

而不知食牛于秦君為汙也是為不智也



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當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  
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  
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王之為汗其賢又如此必  
不肯自當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  
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  
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為之如百里奚為人  
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  
豈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  
於心故飲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  
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  
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  
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終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  
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  
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  
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  
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頭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薄淺者更  
深厚

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祖禘祫禘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不及於  
也

孔子之去齊接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年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



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  
微罪行矣故不我見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  
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  
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亦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  
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  
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  
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  
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  
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

孔子集先  
聖之大道  
以成己之聖  
德者也

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  
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

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籥韶九成  
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  
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  
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  
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  
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  
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詩為衆音之  
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其於未  
作而先擊鐘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  
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  
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  
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見竟  
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  
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

故能金聲  
而玉振之振  
揚也故如金  
音之有絃振  
揚玉者欲  
始如一也始  
條理者金  
從革可治  
之使條理  
終條理者  
玉於其聲  
而不細也合  
二德而為  
智可學而  
益之



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一字之義見孔子  
巧力俱全而聖知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  
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  
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  
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  
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  
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友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別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

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

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

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

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



若春秋邪儀  
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

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

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一萬四千畝可食一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ノ糞 糞 糞

三十一

河内文之道

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

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

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糞

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博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

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特之之稱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

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

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

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

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肖者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禮而就之也

孟子卷三

五



夏唐人名晉  
賢金詳注  
終於世平公  
但以世禮下  
之而已  
平公不身至  
亦共之而早  
自下之

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  
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  
也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  
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  
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  
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  
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  
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關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  
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故賢者之命也范氏  
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  
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  
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堯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官也堯舍舜於副官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  
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



交接道當  
執何心力  
可也

故不尚向  
者不義而命  
之也

故以天子之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之友天子而不為  
禮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孟子曰

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  
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

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

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

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激殺也凡  
民無不得殺  
之者也不若  
此之惡不待  
君之教命

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  
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  
可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

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

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

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



禮記卷之三十一  
檀弓第十  
禮記卷之三十一  
檀弓第十

之

與平聲。諫書作慙。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荷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檢之。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閱。作賢。無凡民。二字。諫。然也。言殺一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閱。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思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政。而後誅之乎。夫謂非

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此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地。二一說未。知孰是。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  
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  
資其餘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  
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

擊柝

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至於行道而亦不可  
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  
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  
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

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由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  
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太聖而嘗為賤官  
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恥也

朝音潮以出仕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  
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  
必辭尊富而寧處卑貧也○尹氏曰言為  
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

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

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  
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



國食其廩餼謂之寄食士無爵土不  
得此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  
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郵  
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不敢受賜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  
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  
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  
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  
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

不知可以常  
繼而餽

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  
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  
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  
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  
肉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摩也數以君命來餽當  
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摩  
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役言不以入禮待已也臺賤  
官主使令者蓋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  
用也能養者未必能  
用也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



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諸侯聘向而夫子不見之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州巷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贊同。

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費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孟子



古人見賢  
為事之

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  
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  
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去聲並公亟見於  
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  
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  
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  
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  
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子引  
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  
旄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  
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  
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  
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旂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旃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  
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



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

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

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太

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

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

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

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

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

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



異此之卿  
有德為卿

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  
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積以為  
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  
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

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

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  
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  
坐視其亡故不得不  
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  
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

對孟子王色定然後問異姓之卿曰

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而

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踈不  
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

但必大過而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

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

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  
可以執一論也

不

孟子卷之五終



